

中国新锐艺术家

CHINA CUTTING-EDGE ARTISTS

系列丛书

学院新写实 I 彭斯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主编／李抗

目前看到的新锐艺术家作品中所展现的青春残酷、卡通、学院新写实等等艺术风格，都只能算是当代多元化艺术创作领域的冰山一角。在这个新世纪里，新锐艺术家将不可或缺地成为21世纪艺术领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最权威的美术史是靠后人评定的。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时代的新锐艺术家做出多元的、精彩的呈现。

——李 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新锐艺术家·学院新写实. 1 / 李抗主编.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98-2159-7

I. 中… II. 李… III. ①艺术—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②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121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1467号

策划编辑: 张李松

责任编辑: 陈 涛 张李松

责任校对: 司开江

中国新锐艺术家系列丛书 学院新写实 I

主 编: 李 抗

学术顾问: 冷 军 江宏伟 杭春晓

摄 影: 王显东

设 计: 王显东 杨 慧

编 委: 赵 虎 刘运峰 刘和平 陈世长

网络支持: 爱艺术网 <http://www.iart8.com>

媒体支持: 《江苏画刊》 嘉德在线

出版发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合肥市政务文

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F)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万户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20开

印 张: 10

书 号: ISBN 978-7-5398-2159-7

定 价: 120.00元/套 (共十册)

序 · 冷 军

写实绘画属于具象艺术！这是从绘画的艺术形态方面来归类的。艺术家通过观察、思索……经历自身的感受和理解，对外界物象进行描摹从而再现物象。这类艺术作品，相对通俗易懂，能为观者提供感官上的

“照相机”和“摄影术”的出现，一度使人们对写实绘画的功用产生过怀疑，但是写实绘画艺术依然无法被其代替，仍然历久弥新，大放异彩。我想这相当有力地说明了写实绘画艺术不是照相机、摄影机的语言能代替得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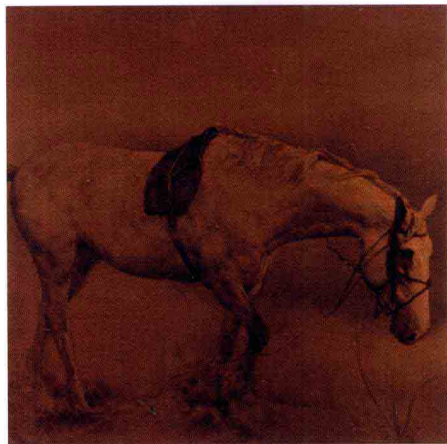
自西方油画这种艺术语言产生、流传至今，多少艺术大师、巨匠，艺术史上的不朽名作流派纷呈，多姿多彩！这也为以“学习能力极强”见长的国人提供了极好的学习资源！现当代青年将传统写实艺术样式和现代艺术观念相互渗透，从全新的角度诠释和表达了写实绘画在现当代的表象和样式，令人耳

目一新！

在丰富且快节奏的社会和生活中，能有这么多的艺术家，像曾经的一代艺术家这样投入、沉浸、潜心提炼、磨砺这种耗时耗功的画种，可见这写实绘画的艺术魅力是相当不可抗拒的！回归传统、提炼精髓、开阔视角……我相信这批年轻人不断的历练成长，将会给中国画坛带来新的希望！

风骨的当代呈现

——读彭斯新作断想·李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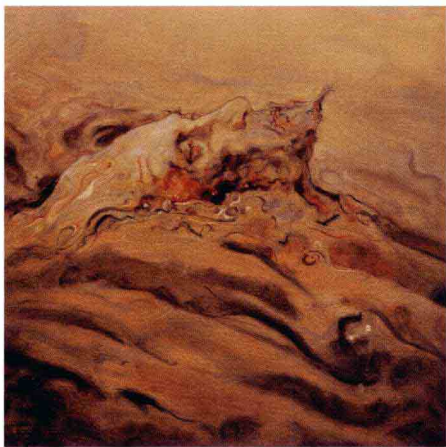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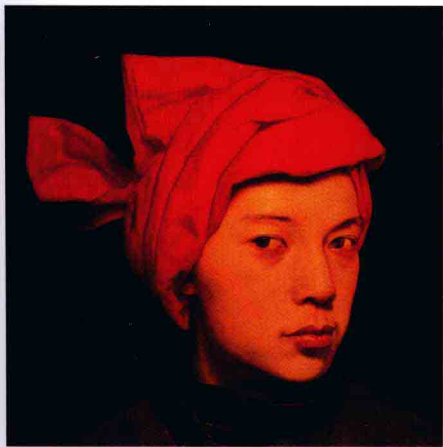
风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的概念，广泛运用于诗论、文论、画论、书论之中。今天，风骨似乎只是一个美学史的概念，在当代美学和批评话语中已经难以见到它的踪迹。尽管中国古典美学中保存着不少关于风骨的材料，而且不乏高度理论化和总结性的表述，但是要用现代汉语给它下一个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一个复杂、模糊、已失去生命力的概念，怎么能够用到当代艺术批评中来？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批评的术语系统是由外语翻译过来的，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受到西方影响的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来说，这套术语系统可谓如鱼得水，应用自如。我们已经很难分清究竟是西化的术语巩固了西化的艺术，还是西化的艺术巩固了西化的术语。然而，当面对一些有文化自觉性的中国艺术家创作出来的具有中国传统审美气质的艺术作品的时候，西化的术语就有些无所适从了。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像风骨、气韵之类的古典美学概念，也许能够更好地揭示这些作品的审美气质。

在彭斯的画室里看到他2008年的新作，我立刻想起了那个久违了的风骨。我曾经专门研究过风骨，但多限于词语上的分析，而难以有经验上的体认。彭斯的新作将那个曾经让我反复琢磨都难得其解的风骨，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们知道，在一年前，彭斯曾经将他2008年前的作品以“风”为题做了个展览。2008年的新作

与那次展览的作品既有联系，也有不同。我想加上“骨”字，能够较好地说明彭斯这一年来的变化。

风骨最早是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后来逐渐延伸到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批评之中。刘勰的《文心雕龙》有一篇专门论风骨。一般将风与情联系起来，将骨与辞联系起来。因为刘勰明确说：“是以怛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但是，这种对照理解容易产生歧义。如果说风与骨形成对照关系的话，情与辞并不形成相应的对照关系。即使刘勰有“情在辞外”的说法，我们好像可以根据这种说法将情与辞对照起来，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支持的是辞外与辞内的对照。如果说情在辞外，那么什么在辞内呢？只有那个在辞内的东西才与情构成对照关系。在辞内的东西就是理。因此，风与骨的对照，实际上就是情与理的对照。情像风一样在辞外飞扬，理像骨一样在辞内支撑。情是像风一样的氛围，理是像骨一样的实在。具体落实到语言上，风 and 情更多地与语言的声音相关，理和骨更多地与语言的意义相关。文章必须有风有骨、声义并重，才既有感染力又有说服力，才能做到既以情感人又以理服人。

如果我们将风骨从文学领域延伸到绘画领域，与它们对应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绘画中也有情的话，绘画中也有理吗？如果说绘画中也有理的话，它是语言中的意义或者类似于语言中的意义



吗？我们经常说绘画语言，但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绘画根本就不需要用字面意义上的语言。但是，在我看来，风骨概念也许在绘画上比在文学上表现得更加直接。风相当于色彩渲染，骨相当于造型结构，二者都可以通过直观来识别。而在文学中，至少作为骨的理或义是无法由直观来识别的。彭斯的绘画既有风也有骨，但相比较而言，2008年的新作在骨方面有了加强。在2008年以前的作品中，彭斯更多地注重情感的渲染，注重画面的整体氛围的烘托，追求南宗的灵动；在2008年以后的作品中，彭斯加强了理性的分析，注重画面的局部结构的推敲，追求北宗的骨力。但是，彭斯并没有因为强调理性而排斥情感，注重局部结构而忽视整体氛围，追求骨力而舍弃灵动，而是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彭斯的绘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达芬奇曾经将画家视为数学家，从而将绘画从手工艺提升到自由艺术的高度，甚至让它超过诗歌成为最高级的艺术形式。丢勒既是画家，又是数学家、几何学家、解剖学家、建筑学家。康斯特布尔明确地强调，绘画是一种科学，应该像探究科学规律那样来从事图像实验。西方艺术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在今天似乎失落了，如同北宗的理性精神在南宗那里失落了一样。彭斯喜欢研究北宋的绘画，因为那里有后来逐渐失落了的理性精神。即使像苏轼这样的文人画家，在强调“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同时，也强调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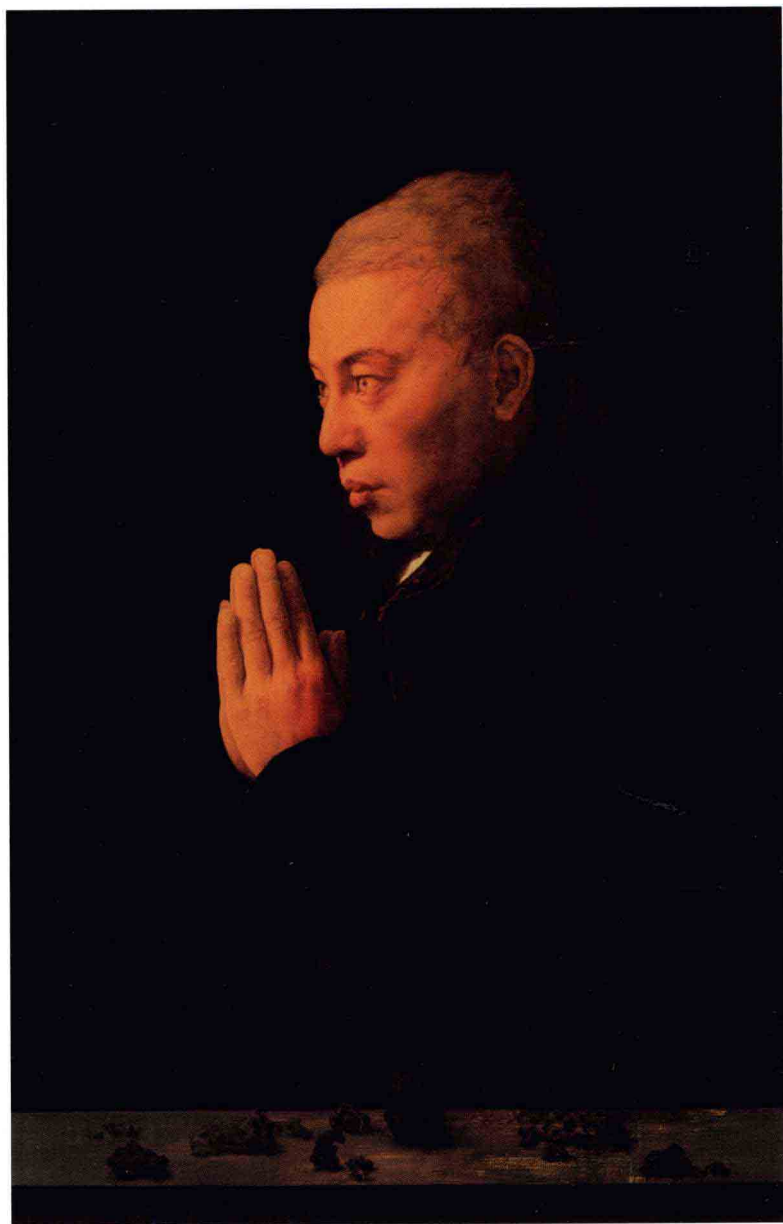
失之于常形常理。强调“明于理而深观之”。当然，中国绘画中的理性与西方绘画中的理性可能有较大的不同，但从强调观察和研究来说，它们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异。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中，充满了观念的滥用和情感的宣泄，像彭斯这样理性地研究绘画的画家已经很少了，尤其是在研究中能够自觉地继承中国绘画传统，将中国绘画传统带入当代语境之中的画家，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如果还要将骨和理的内涵作进一步的推广的话，我们就可以从绘画的领域进入伦理的领域，骨和理就不仅指绘画的造型结构，而且指具有正面价值的骨气和正义。如果说彭斯2008年之前的某些作品尚因忧郁而略显颓废的话，在这些新作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纯正的人物的正面形象和正面情感。在彭斯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有一种难得的沉稳、正直、理想、健康和美，这些作品与充斥当代艺术界中的恶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彭斯的作品具有经典性。如同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不再崇尚经典的时代，彭斯力图创造新的经典。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堂吉珂德式的行为。相反，我从中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在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

2008年12月31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冠之发发 188cm×118cm 2006年



本能与祈祷 138cm×88cm 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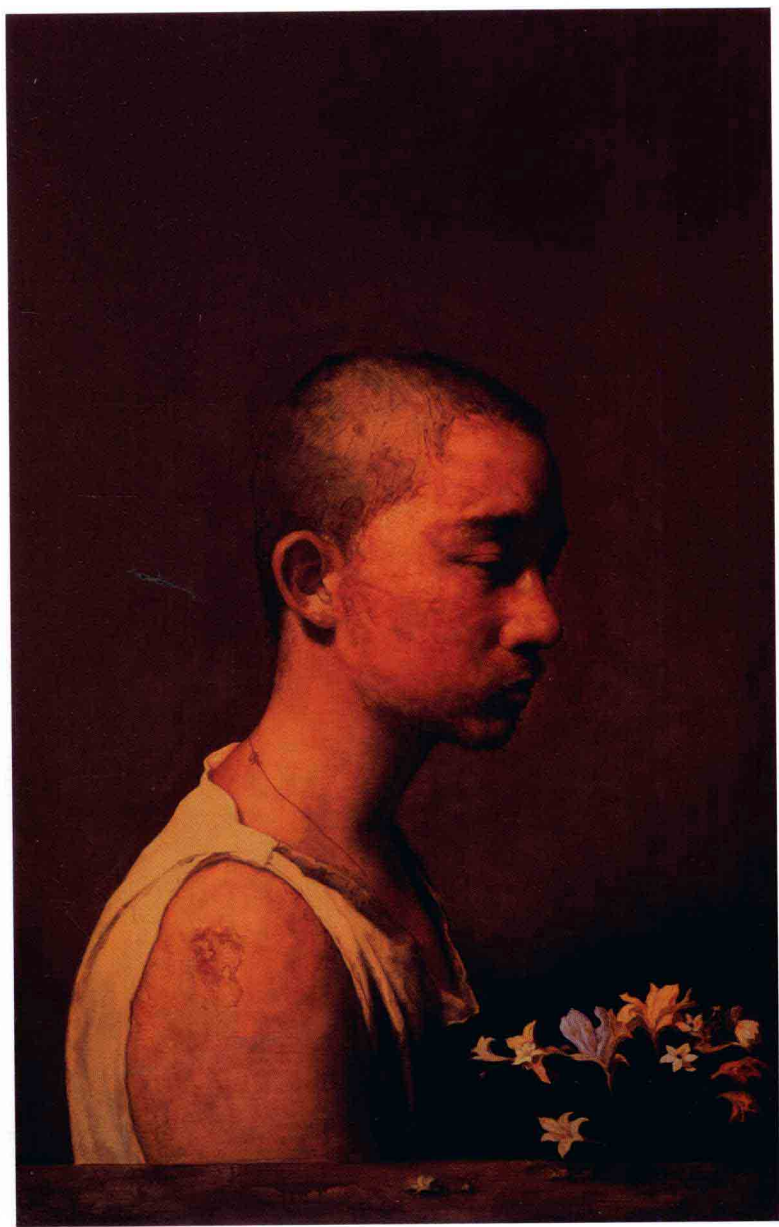


▲
君 188cm×118cm 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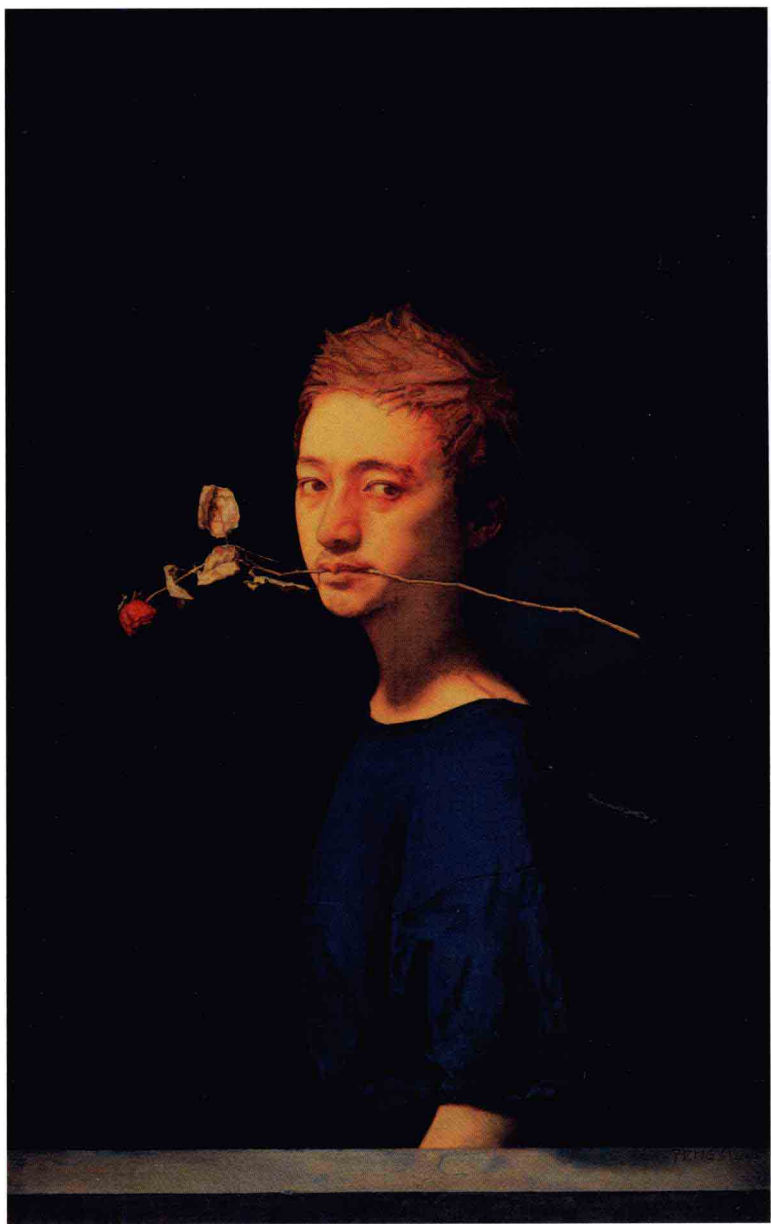


口角噙香 136cm×88cm 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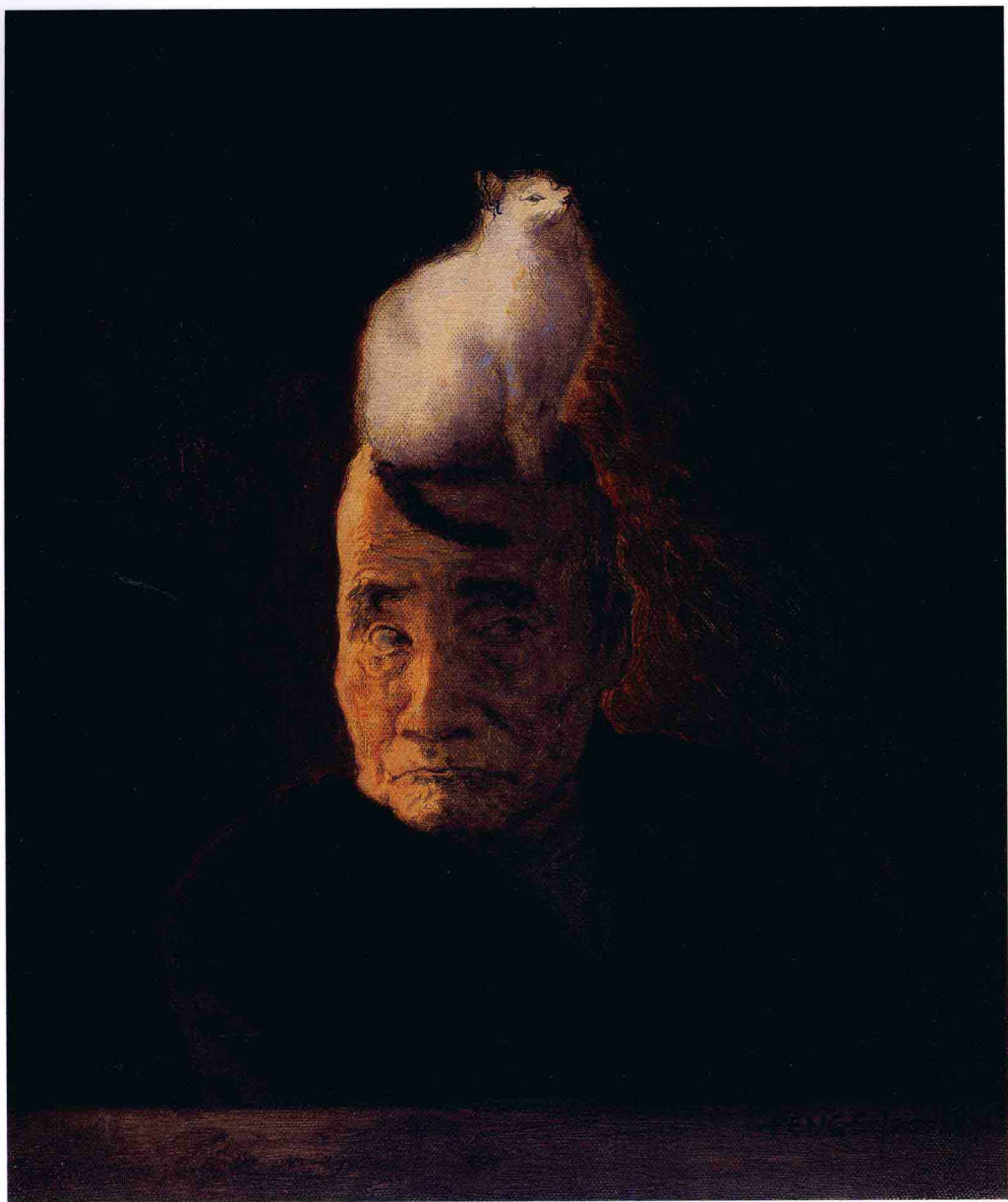


那时花开 188cm×118cm 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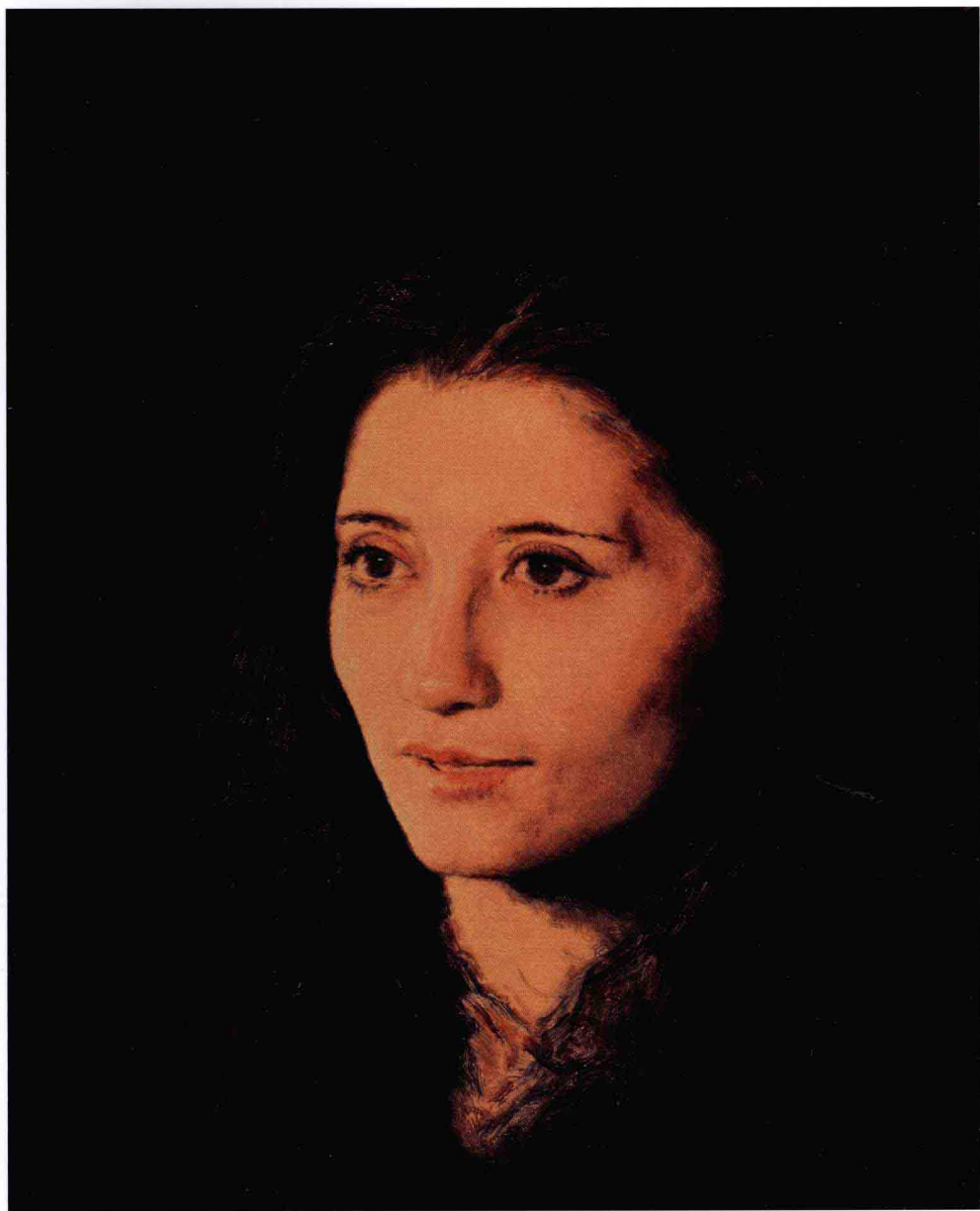


玫瑰君子 188cm×118cm 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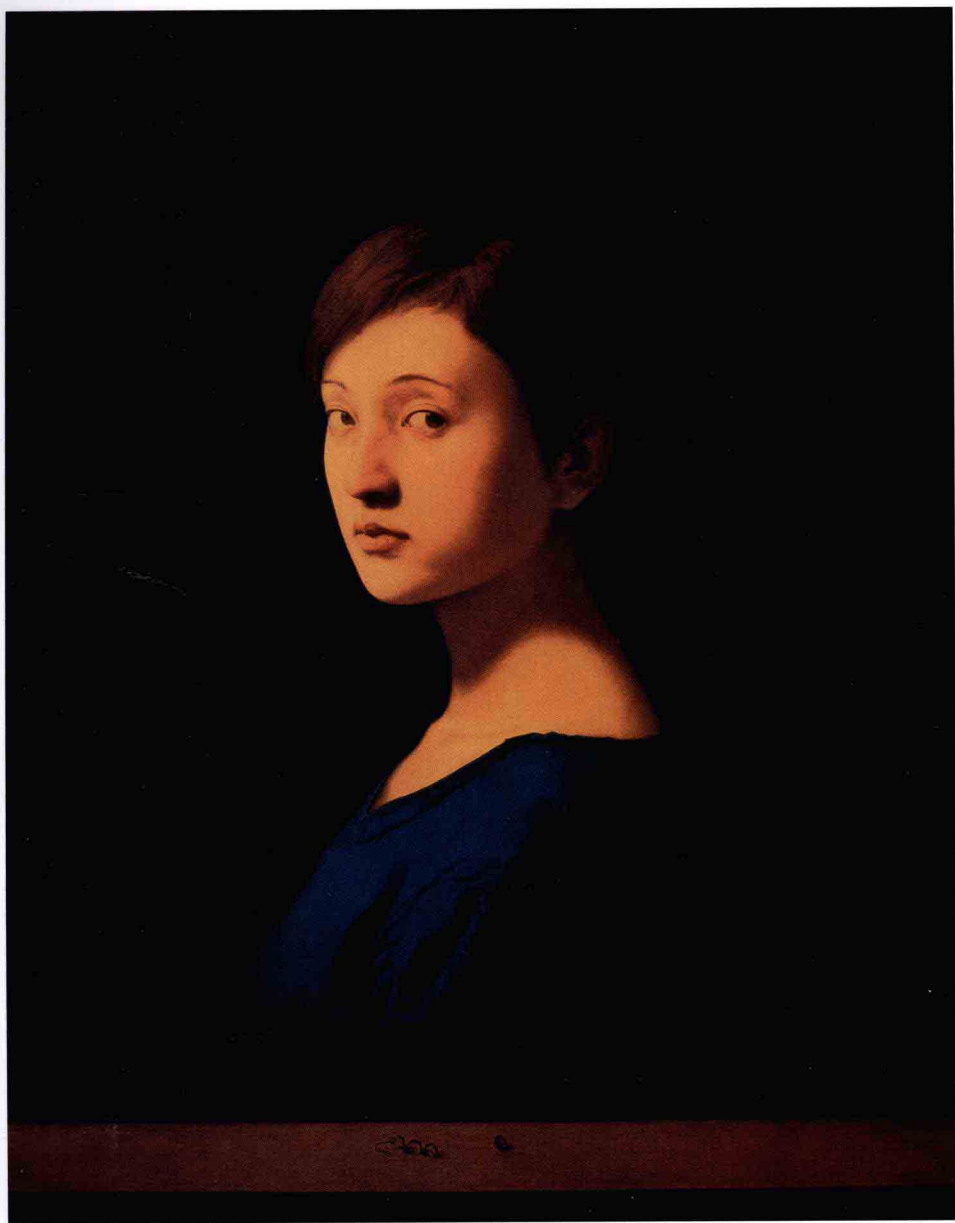


▲
猫债——纪念藕公 54cm×45cm 2007年





达妮娅 50cm × 45cm 2008年



▲
着蓝衣 50cm×45cm 2008年





属鼠的女孩 68cm × 48cm 2006年



▲
香草君 138cm×108cm 2008年





少年红 188cm×118cm 2006年